

# 法兰克福学派整合精神分析的历史效果

王睿欣

(新纪元学院 教育系,马来西亚 吉隆坡 43000)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援引和吸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构成了其独特的理论建构理路。因此,通过揭示法兰克福学派与弗洛伊德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评析法兰克福派对精神分析学的整合及其历史效果来洞察和把握现代哲学理路的这一演变特征及发展走向则显得极为有意义。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整合;历史效果;批判性;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210(2013)05-0105-05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支劲旅,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另一方面对新的时代状况和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与解说,从而备受社会和学术界的瞩目与重视。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两个方面所取得的理论成就恰恰是通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整合来实现的。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建构自己的批判话语时几乎都与精神分析学说发生了联系: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社会心理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研究和文化工业批判,马尔库塞的非压抑性文明和爱欲解放理论,哈贝马斯的方法论、认识论重建与交往行为理论,要么在范畴方面,要么在方法方面,要么在理论方面,整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从而建构起各自的具有代表性的批判话语。正是基于这种整合,法兰克福学派打开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路径,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跨学科的以否定为特征的“批判理论”。因此,具体地研究法兰克福派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整合及其历史效果,揭示批判理论的致思路径,对于整体理解法兰克福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拓展与创新,把握现代哲学批判话语的发展脉络及其走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 一、整合的背景和思路

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派对精神分析的整合是在启蒙运动所导致的理性工具化的片面发展这一

现代性的社会文明病理语境中产生的,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透视和病理学分析。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工具理性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以不可阻挡的巨大力量把整个世界卷入其中,成为统治我们时代的压倒一切的最具霸权的意识形态,并直接决定和塑造了当代世界的基本面貌: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却又受到工具理性的奴役,工业文明所造就的物质繁华带来的并不是人的个性、自主性的复归,而是人的异化、人的意识和思想及其心理的钳制和人的批判力的消解。在对现代文明的深层困境反思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文明的弊病正是在于理性向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和工具理性的统治霸权。因此,必须对工具理性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在思想的领域里找到统治的根源和机制,才能解蔽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对现代社会的病理做出诊断,从而唤醒人们的反抗意识。

由此,法兰克福学派在意识形态的模式中展开了其批判理论的画卷。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是虚假性,是一种那些为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的阶级雕琢出来的幻想。这种幻想不仅是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幻景,还包含着一种政治旨趣,它掩盖着制造这种幻想的人的欲望和真正动机:将个体的意识同化到意识形态中去,从而驯化大众的反抗情绪,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因此,一切称得上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只不过是公开的谎言,实施着

收稿日期:2013-08-29

作者简介:王睿欣(1977-),女,河南临汝人,博士,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教育系讲师,主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大众的欺骗,作为一种集体性的迷惑工具,它操纵着人们的心理,主宰着人们的心灵,确保着群众对社会的忠诚。对法兰克福学派而言,意识形态对人的心理和意识的控制使心理学的解释成为必需,意识形态必须在政治经济分析和心理分析的双重意义上来理解。<sup>[1]119</sup>因此,只有整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补充心理学的要素才能解蔽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瓦解意识形态制造的幻想。正是依循这个思路,法兰克福学派展开了其基于意识形态的社会批判理论。

## 二、整合的历史效果——批判性和局限性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使他不需十分关心个人,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统治权利不仅操纵和支配意识,而且还深入无意识;被奴役的人们不仅要摆脱物质的锁链,而且还要摆脱精神的锁链。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整合精神分析去补充马克思理论的原因,其目的是从社会分析和心理分析两个不同的层次对同一个整体即社会的统治系统做出说明<sup>2]</sup>,而统治方式的意识形态转向则使这种整合致力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以此来评论法兰克福学派对精神分析的整合,可以看到,通过精神分析法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拓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给意识形态的批判带来新的理论视域和思路,而且还在批判的过程中设计出了超越意识形态的方法和途径。

如果说马克思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和批判,那么法兰克福学派则通过精神分析的整合将意识形态的批判拓展到了哲学、文化、心理和语言学的领域。弗洛姆在整合精神分析的性格结构理论中发现了意识形态的心理控制机制,意识形态通过一定社会心理而发挥作用,即它通过对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的引导和固化,以一种内在的心理方式将社会的强制意志变为社会成员的自愿服从,从而将社会成员思想和心理力量引向它所规定的方向。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精神分析对社会文明压抑性的洞见中,发现社会与个体的矛盾乃是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矛盾,社会对个体的奴役实际上就是作为哲学思维的同一性逻辑对非同一性逻辑的统治。这种同一性哲学思维逻辑作为一种元形式的意识形态,其统治的心理学秘密就在于:使自主性自我丧失,即把自主性自我整合为同一性自我。阿多诺、马尔库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纯粹虚假的谎

言,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而是用文化这种诱惑和锤炼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文化通过内在化的心理机制即超我的投射和认同将确定的、一体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等意识形态的内容渗透到人的心理结构和思想意识中;通过提供镜像式的虚假满足来欺骗和愚弄大众,使人丧失内在的自由和独立的判断能力,不知不觉地按意识形态的要求行事。哈贝马斯则在精神分析对无意识的解释中,透析到意识形态的控制乃是反向的无意识的解释过程:精神分析用语言符号把无意识的内容表达出来,从而使其成为可以理解的意识,而意识形态则通过语言符号将社会和个体的真实内容掩藏起来,为个体的自我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设置障碍,从而造成了歪曲的自我交往和社会交往。通过对精神分析学的整合,哈贝马斯揭示出意识形态的秘密就在于语言符号对人的侵害和奴役。由此,法兰克福学派将精神分析整合到对同一性思维逻辑、文化工业、性格和心理机制以及语言符号造成的歪曲交往的批判中,从而不仅拓展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视域,而且开辟出意识形态批判的新思路。

法兰克福学派整合精神分析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也蕴含着对意识形态的超越,即研究出破解意识形态控制的途径和道路。弗洛姆在精神分析的人性理论中找到了克服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和对人的心理异化的途径:通过建立良心和爱的人本主义伦理学来形成相互平等、各自独立、相互肯定的人与人、人与外部社会的和谐相融的关系,使人在保持独立和完整性的基础上实现与他人和外部世界的结合,从而恢复受到扭曲的人性,激发人的潜能,解除社会对人的心理异化,化解人的生存困境。霍克海默、阿多诺继承了弗洛伊德关于社会与个体非同一性对立的观点,认为在一个同一性逻辑思维统治的世界中,只有重新确立起非同一性逻辑思维及其中心地位,打破同一性逻辑统治的神话,才能祛除同一性自我的幻想,恢复个体的主体性能力,从而使自我重新成为一个保存了差异性和特殊性的自主性自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精神分析的维度中看到非同一性逻辑的力量,并通过否定的辩证法和保持了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星丛”理论来确立和维护这种非同一性逻辑:拒斥和否定一切同一性,从而瓦解社会对个体的整合。马尔库塞以精神分析的社会文明理论为出发点来研究现代工业文明,发现工业文明虽然压抑着人的爱欲本能,但是文明从来都没有真正驯服和消

除过爱欲。这意味着爱欲随时可能从压抑的状态下释放出来,成为一种破除社会统治的力量。由此,马尔库塞积极寻求着爱欲的解放,即通过消遣式的劳动和体现着弗洛伊德幻想力量的艺术审美活动,唤醒主体被压抑的爱欲及其所包含的反抗意识和否定现实的潜能,从而在爱欲解放所指向的非压抑性文明中消除社会对人的思想和精神控制。哈贝马斯则通过精神分析对无意识的自我反思的解释活动,看到通过语言符号的批判解释学能够消解意识形态所设置的理解屏障,从而认识个体和社会的真实利益和要求,将扭曲的自我交往和社会交往恢复到正常的交往。在精神分析的“自我同一性”概念中,哈贝马斯找到了能够运用语言符号真实地表达自己、实现与他者的相互理解和沟通的交往主体的资质,从而在语言交往的维度上找到了解除意识形态控制的方法。

在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法兰克福学派通过爱 and 良心的伦理构建消解社会对人的心理异化,通过非同一性逻辑瓦解同一性逻辑的强制,通过爱欲的解放破除文明对人的精神压抑,通过真实的语言交往祛除意识形态的语言符号对人的奴役,从而找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新途径,而这同样是在整合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法兰克福学派通过精神分析的整合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宏观政治经济学分析补充了微观的心理学要素,从而深化和拓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在解析现代社会对人的心理和精神控制的基础上提出了破解意识形态控制的途径,从而使其“批判理论具有了其他派别难以相比的穿透力和震撼力”<sup>[3]</sup>。

但是,对马克思理论和精神分析学的误解,使法兰克福学派在整合精神分析彰显其理论的批判性特色的同时,也使其理论的缺陷得以凸现和暴露。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观点,认为虚假性是所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性,从而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的意识”,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观点的片面理解。诚然,马克思讲到过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但是他是把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来阐述其虚假性的。他认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

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sup>[4]</sup>。因此,马克思旨在在社会的经济结构中说明意识形态作为物质生活过程的产物乃是对现存社会关系的反映,从而揭露出意识形态虚假性产生的真实物质条件和阶级压迫根源。可见,马克思不只是停留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来揭穿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物质关系的角度阐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现实根源,从而为彻底铲除虚假的意识观念指明了实践的道路。而法兰克福学派却误解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只是把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囿于认识论的观念领域对意识形态及其虚假性做出解说。即使看到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物质根源的批判,也把它作为实证主义的工具论而加以摒弃,从而忽视了对构成意识形态的现实社会关系的考察,抹煞了对意识形态虚假性产生的物质根源的探究,只是在纯粹思辨的观念中寻求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祛除。

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误解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抹煞了精神分析纯粹实证、经验的自然科学的理论本性,而将其本身作为一门关于人的人文科学。精神分析学说的全部见解都是建立在基于生物本能的心理机制的基础上的,它把人看作是一种由自我保护要求和性爱这两种本能力量推动的封闭式系统,把社会和历史现象都放在人的这两种本能的内在斗争中加以解释。这样,社会历史在精神分析那里终究成了心理的产物,这在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明中可以窥见一斑。因此,精神分析完全是在一个生物性的逻辑范式内研究主观的东西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而对作为主体的人加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所具有的决定意义却不予考虑。虽然精神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人文科学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了解说,但是作为自然科学的生物学本性使它在本质上要求否定人类行为根本上的历史特性,并坚信人的本质就其生物的心理基础而言是永不改变的。由此,它对人文科学问题的说明遵循着使社会的东西心理化、使心理的东西生物化、使人的东西自然化的逻辑。而法兰克福学派却无视精神分析反社会历史的本质倾向,不但不对其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反而将其作为一门人文科学而加以接受,认为精神分析无需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它本身就是一门社会学和政治学,心理分析的最低层包含着对社会状况的洞见。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在保存精神分析的特殊社会意义的同时,也将其反社会历史的本性保存了下来。即使对精神分析关于社会历史的生

物性解释有所觉察和修正,即使把精神分析作为一门人文科学而加以重建,但最终也只是对其进行了非本质的改造,并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彻底颠覆其心理学的基础,而保留了其生物本能的大量内容。

在保留了精神分析的反社会历史本性的前提下,“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模型这一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sup>[5]</sup>。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却反其道而为之,将保存着反社会历史本性的精神分析整合到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整合到经过曲解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理论中,从而导致了其意识形态批判的局限性。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在整合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将精神分析唯生物本能的反社会历史性贯穿到了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即贯穿到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认识论说明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心理学化。一方面,现代社会统治方式的意识形态转向这一现实因素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微观心理要素的缺乏这一理论因素使法兰克福学派急于着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说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很容易在理论倾向上形成对精神分析的亲近和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疏离。另一方面,法兰克福派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解,即对意识形态的本质所作的虚假性理解,使它把观念、精神、心理等认识论解释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根本内容,而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渐行渐远。精神分析无疑迎合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虚假性说明的认识论需要,在法兰克福学派对它本身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误解性整合中,其反社会历史的唯生物本性被贯彻到对意识形态这一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从而使法兰克福学派最终放弃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社会物质根源的探究,完全囿于主观的封闭系统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进行解说,从而背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轨道。正如马丁·杰伊所说:无论法兰克福学派把它的兴趣和知识放宽到什么范围,他们都从未真正研究过经济学。<sup>[1]175</sup>这样,法兰克福学派在整合精神分析的过程中便存在着用心理学解释置换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倾向,从而造成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心理学化:在人类生与死的本能斗争中,社会对人的异化成为了永恒的心理体验;同一性逻辑对非同一性逻辑的统治是同一性自我对自主性自我的统摄;文明对人的压抑乃是超我对代表着本能的本我的压抑;语言符号对人的欺骗和统治乃是意识对无意识的控制。法兰克福学派用精神分析的心理学话语来表达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而

脱离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基础。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整合精神分析对意识形态进行的心理学解读使它完全陷于观念和意识形态之境去寻找超越意识形态的道路,离开了真实的社会历史联系,其设计的超越意识形态的道路也成为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如果只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观念性考察上是表面化的和书斋气的,这种工作只能使抽象的理论家感到自我满足,但它既不能挖掘出意识形态的真正根源,也不能找到一条超越意识形态的现实道路”<sup>[6]</sup>。意识形态及其超越只有内在于社会历史学说的总体研究中才能真正得到说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在消除产生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物质关系的斗争中才能得到最终的祛除。法兰克福学派则完全走上了马克思所批评的意识形态的研究之路,用脱离了社会历史联系的心理学去探究意识形态问题,用纯粹抽象的精神分析的观念去解蔽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不仅没有揭示出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真实物质根源,也没有找到瓦解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现实道路。其对饱含着良心和爱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追求、对非同一性逻辑的建构、对爱欲解放的向往、对理想的语言交往情境的设置,只不过是离开了现实的社会历史生活这一客观基础的观念玄思和价值预设,是离开了社会物质实践的精神独语和局限于思想、意识的心理变革。从这个角度说,法兰克福学派在心理、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视域中寻求的对意识形态的超越只是制造了另一个意识形态的幻想。在艺术、审美、爱的宗教和理想的交往语境中,这种意识形态的超越变成了一种浪漫主义的乌托邦,从而达到了与精神分析的治疗相同的效果:给予病态的人和社会一种想象世界中的虚幻解放。在这种虚幻的解放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锋芒被弱化而丧失了现实的批判力。

### 三、整合的启示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从法兰克福学派对精神分析的整合中获得有益的启发。首先,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整合精神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透视社会的新视角,即文化心理批判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中,法兰克福学派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解蔽了现代社会文明对个体的压抑性质;另一方面透过对现代社会心理及人格病态的分析,“对感性生命的价值优先权给予了充分的正当性论证”<sup>[7]453</sup>。虽然这种

文化心理批判囿于意识形态的范式而片面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但是它毕竟有助于唤醒主体内在的批判意识,“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欲望个体旨在颠覆既定文明规范的公开的造反行动”<sup>[7]453</sup>,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凸现着本能冲动造反逆各斯这一现代文化的典型特质。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经过对精神分析的整合向我们展现出现代哲学研究的发展走向和趋势:把不同的理论传统沟通起来,通过克服它们之间的冲突,把它们作为一个统一理论的不同的但却是互补的方面,这是现代哲学发展所开辟的道路。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从来都拒绝把自己的理论构建成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以开放的学术胸怀博采众长,对其他的批判传统兼收并蓄,沟通整合,进而构建自己的批判实践。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使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独树一帜,而且也使它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和自由。<sup>[8]</sup>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对精神分析的整合反映着它对批判精神的坚守。作为一种批判话语,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以批判来寻求答案,这种批判的特性也突出地体现在它对精神分析的整合中。从整合的旨趣看,法兰克福学派将精神分析运用到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观念的彻底决裂中,以此对社会文明的压抑性做出批判;从整合的思维路径看,法兰克福学派

不仅试图保存精神分析自身的批判性,而且是在对精神分析具有批判性的借鉴和吸取中完成了对精神分析的整合,并实现了其整合的批判旨趣。对批判精神的坚守使法兰克福学派拒绝赞美现实,拒绝对一切理论传统不假思索地全盘肯定和接受。因为它看来,“否定,而不是不成熟地寻找各种解决方式才是真理的真正避难所”<sup>[1]7</sup>。这些或许就是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整合精神分析所带给今天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们及对未来有所期待的人们精神启示。

#### 参考文献:

- [1]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M].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2] 马吉.与赫伯特·马库塞的一次谈话[J].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11):13-14.
- [3] 姚大志.对工业文明的批判: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2):39-44.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1.
- [5] Russell Keat. The Politics of Social Theory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1981: 179.
- [6] 周宏.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3:7.
- [7]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8] 萧俊明.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新思考[J].国外社会科学,2001,(1):38-43.

## Historical Effect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Integrated with Psychoanalysis

Wang Rui-xi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ew Era College, Kuala Lumpur 43000, Malaysia)

**Abstract:**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invoked and absorbed Freud's psychoanalytic theory in the course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is became a particular way that modern philosophy constructed theory. So, it is very significant to grasp the particular way through reveal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Freud's idea, and deliberating abou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toward psychoanalysis and its historical effects.

**Key words:** Frankfurt School; psychoanalysis; integrate; historical effects; criticism; limitation